

人物名宦

濟南 田雲蒙齋 編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為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為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即別抒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為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狐德棻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益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

黔書下

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躡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玉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車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樞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皆今口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為之冠吾嘗思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遠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隳窳者以昧夫中原善他俸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為相去不倍蓰乎余是以採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瞽宗皆竝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者



舊尙有典刑名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嘆於延年八
哀之篇曾興謔於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
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祠碑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
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
亾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埋物抑勢使然乎亾論往故如我
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謚祺不善終也
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
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施亦
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勲歿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
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

黔書

下

二

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有骨朽而名揚
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
孫陳乞而褒謚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謚忠肅少師
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尙書孫公應鰲謚文恭
文恭之謚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
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情平市田以供歲祀
平令劉啟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
師瞽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
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
弟子卽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凡
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

揚州如臯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
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陝西提學副使
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
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
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歷廉
子章等爲請謚於朝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
清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
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
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
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
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

黔書下

三

淮海李同楚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情不及見三君耳
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謚而
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亾易世之
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
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
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
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
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表
若干丈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
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章一附郭青螺祠碑
記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火

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閫萬歷二十七年春三月奉勅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沾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克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叅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發第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

黔書

下

四

冠七路興師至壁海龍屯纒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禽首從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賚軍興百四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欵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真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勦禽斬俘獲與播略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包茆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孥妻孥還

黔代兄爲宣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蔭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吳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鄰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昊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辰順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宣慰安堯臣獨建祠大

黔書

下

五

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崇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宣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并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迂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蠕螻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安鑿垣墻而植蓬蒿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亾恫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

其深也羅甸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
感無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也祠以柱史南

海馮公奔垣左方伯通政使宣城趙公健配享蓋左右郭公

施德於黔省例得并書

鄒德溥

丁煒曰尚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誌乘通病陳
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憾於武侯而謂將略
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卽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
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
入王靖遠之冒賞邀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蠻前截
後殪僅以身免而滇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
明驗乎

黔書下

竹王

予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
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魃木客夔嶠之倫及閱郡志而後知
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
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
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戶置牂牁
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
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浴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盤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
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矣以傳矣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
在雅類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鷟斯之爲童種也賈誌之育

鳥巢也蜀妃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
勝紀烏可以恒情測夏水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
衰鬼方尙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
云桂竹之埜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疎每日一出羅純金翠
竹譜又作笙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笙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
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恠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
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尙鬼又具皆慙
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
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

火濟見史書茲云
濟火蓋從土語

黔書

下

七

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魍面白齒以青
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尙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
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戶禽孟
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剌直皆屬
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
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
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
壽爲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十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
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
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
以霽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

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陲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大義明
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勲崛起一鳴爲蠻王長其亦賓叟青
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
機達變宣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
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啟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
卽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
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
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熹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
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
語云順則昌逆則亾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黔書

下

八

附朱熹元條陳便宜九事

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

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旣正土目不得以民不
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
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
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旣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
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
便六訓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
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
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
業便九 又名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
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

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
尤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十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
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
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
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
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討吳夫滇與吳遠者也黔
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睹順逆晰大
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率乃祖攸行者歟崇
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於安氏何利焉至本朝而黔
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
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當著蔡
奉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
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
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
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
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
并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
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乎
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主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

祀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蠶蕞爾之國財用弗克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閩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稭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闔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髡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

黔書下

十

魯普坎之間七縱七禽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牂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渭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

苦於山川險阻且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
樂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
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方也蠻習擊刺侯
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谷尚鬼侯之用兵疑
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
搜之無得避震讐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
莫非侯之奇踪閱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
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土覽黔之
勝而立石其旁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
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史
學爛然故尙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柢譬如萬斛湧泉不
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一崇褒祀封武安
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
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
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已父爵號
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號
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竭達且之
亮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
實爽不宜橫加惡謚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執義之
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青螺之所以祠

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前平旤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卽窮阨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

黔書下

十二

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

亮蔣琬費禕亦見謚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於是追謚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

作去聲繆莫六切謚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竅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注固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尙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旣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

黔書下

十三

某爲前將軍假節鐵後主十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偪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謚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謚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謚或者追謚之時後主繼位十餘年矣黃皓專政

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尚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爲此謚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謚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謚莊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可通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謚時作通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謚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

丁煒曰漢壽洽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啟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刪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

黔書下

十四

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惟唐敬宗宋會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慎乎辨論透闢足補青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諱辨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繆穆二謚往往通用故青螺据此以爲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會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爲下謚讀史論世援据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帝禪中葉王昏臣闇卽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尙云將略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

平等於青螺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翠仕元爲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爲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歿奢香代立欽歿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晔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尙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爲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爲走愬京師上名問令人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爲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爲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晔忠

黔書下

十五

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名晔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爲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卽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爲患失人而知之卯馬晔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剪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爲報者計之非不審也益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爲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晔以爲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犇一聞名而卽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

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害之王成之役乘奢蘭之釁連霑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道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竹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諾高皇宮承恩一諾九驛道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藏戴祥將撻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齒嗚咽猶哀奢香灰中州男鬼忍巾幗何物者媪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闢五丁神犍爲萬卒迷無諱張中坐叱山川走誰衙奢香一婦人

黔書

下

十六

丁煒曰奢香劉氏蠻方二女子一一則乘聞遠稱一則聞名卽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爲除馬曄而寬合置驛洵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攜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未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矣嗟乎梁毗抱金以哭而西寧讐尼爲之解散徐申不苛常貢而南國琛貴絡繹咸歸官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詹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名見必歎語移時聽其言端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後先是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
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
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
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
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
發子機發十發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官聚張軌田禮軍十
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宣九溪衛指揮翟亨
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
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淮縱已欲行李一二百
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
故違祖訓擅用鬪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

黔書下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一日起程蹙蹙傷殘略不憫惜其
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
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
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歿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
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
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
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
洛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
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察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
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
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

纔已已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既騷動矣乃疎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入臺省自宏治都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思登成化已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稊

黔書

下

十八

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騷驛苗寇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券未幾而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役啟之哉使當時因詹公之言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爲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爲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爲足重已乎

丁煒曰廣文以疎逖小臣輒敢訟言靖遠攻權監之私人而略無避忌凜凜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尙在煬竈雖好未敢盡逞設當武熹時禍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於麓川洵爲篤論益狃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爲外懼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爲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爲人兼變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倉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舍泓澄一叢白齒齒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今閱黔志方知殿卿皆謫官於永寧遂搜撫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曰埜館孤燈半滅明江壩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

黔書

下

十九

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谷日誰教漢帝開埜烏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也過順德值于鱗爲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踟躕官道旁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椎髻見朝吏海蠻醉鼓村中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爲龔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奇更得浮沅湘永寧自惡無瘴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巳寤月下浣小雨初晴嵐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回旣得殿卿詩因竝錄滄溟此篇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傳賈島孟郊得昌黎而

名愈藉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况有于鱗爲之推轂乎
既官於黔則當日之詩必不僅此寥寥數絕無亦蠻荒樸陋
采輯無人蓋以世遠年湮遂慨付荒垣斷簡歟先生嗜才若
渴片善必錄殿卿鄉之前哲風雅臭味尤有曠世相感者編
綴深情直與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
流於海外潮陽儋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
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
隸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
忠合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後上意漸移

黔書

下

二十

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勾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
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官爲龍場驛丞
得罪之由南臯略同而黔之士相與俎豆之無已蓋其學關乎
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殆無出其右者罪氣節
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卉
衣鳩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猶未已事耳不測自計得失榮
辱頗能通脫獨歛生一念未忘乃爲石墀自誓居易俟命從者
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謔詩及越調曲雜
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物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
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
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同著五經臆說鳴

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
之域也耶當日坐擁臯比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鳩
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竝問答語錄俾
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絃誦流傳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歲時
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
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岩茂菁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爲
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舊跡巋然過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
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愾慕其人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而况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水西安宣慰三書當是時
宋氏之叛亂未平安姓之奸謀欲啟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

黔書

下

二十一

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
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彈駝亂講吾衛以正人心實大有
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
迨乎平茶索靖岑黨涖頭八寨猿峒革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
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於宇宙皆自龍場之石塲悟道始柰之
何謂其學隣於佛老而輕誡之然而光芒萬丈揭日月而行先
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
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彬
吉輩豈不聞之顧乃甘爲蠡測不惟爲先生所哂抑且爲南臯
所不受可知也余于撫黔之明年重脩陽明祠旣告厥成援筆
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榭竹木因葺

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槨而悟誰謂困窮憂患非玉汝於成乎後來禽濠挫猛平茶寮躡桶岡掀揭事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真正道學彼執區區成見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誥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投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封之

黔書

下

二十二

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有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張燧今定番有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鄼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始爲此彰響疑似之談而妄言之人遂亦妄聽之而妄述之歟然世之韋姓多矣卽云善妄胡不托之叡臯之流而顧有取蠻髦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爲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震主之功遭烏盡弓藏之

慘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燼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影響疑似之談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容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真嚴而少恩哉若以韋爲韓後似近於誕彼鄴侯之書尉佗之詰客何言之鑿鑿也

張三丰

聞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履四時惟一破衲行丐市上人呼爲掣踢仙自於高真觀後隙地結茅亭晝則閉戶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嘗自叙云幼年慕

黔書下

二十三

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逃耶如世所云浮邱洪厓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一池似石盂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掣踢手植三百年故物永樂間曾遣使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金川之役蓋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卽孫文恭望仙臺詩亦云望仙臺迥草花籠掣踢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不爲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真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
逃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恠錢鏗年紀言多誣漢武
不識東方朔祀竈邵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
皆儻夫羅施自昔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大瘴癘山水
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仲訣自秘寸田尺宅理豈羸地
產丹砂大千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偁佞侶掣踢道
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巖岷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
且旨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
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手拖
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憑虛御風
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模

黔書下

三十四

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裴
裏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杖微雨鳴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鍊形神寄黎峨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投於陳百戶棲馬廐中夜輒
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朝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舍霞
飲景幽窅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亘水流其旁聲若犇雷鳴
夔巉壁北立瀑掛爲簾三盞而注於溪遂結庵曰永洪居二載
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指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
衆母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於地
履以錦綉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趨趨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

以方外自高懼誣經爲罪非上所以名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歿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雋莫能踰其數黔中稱異僧首月溪焉

論曰凡爲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所不盡廢也

丁煒曰爨巴喫火葉令飛鳧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塵可也

南霽雲康保裔

黔書下

二十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麥新以其子繼英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傳睢陽射賊臨淮借兵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攷宋史保裔爲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歿其人謹厚好禮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筭鏑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壬戌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歷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冑赭面昇夫踉蹌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有是則康公之禦災也况其撞門書號靈

蹟不一郭青螺張鳳臯諸君子嘗稱道之矣安見貴陽新麥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仗節歿義之士生歷其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壺頭張桓侯神於閩中柳儀曹神於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恠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神於睢陽一宜神於天雄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令子爲之後官於黔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曩英往哲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宜矣愛其人尙不伐其樹況愛其子矣而有不俎豆其父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英入賀真宗歎其世篤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第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厥考立廟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役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禳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士人以其長冠戟髯而貌之黓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爲唐名將射賊將尹子竒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清江郡太守歷婺施涪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土人之所祀者乃

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
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圍睢陽城
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
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
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拯患之義豈忠臣義士
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
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宐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
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
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
焉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歿一段勇烈之

黔書下

二十七

氣千載猶生宐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旣與康公合敘
此復要爲引伸者黔苦火患尤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
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夏
上少畫當作虔奇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
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焉有舍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
乃爾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
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玉也成
初封鎮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
普定衛久除

黔水亭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
又有羅文恭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比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
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
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肯鬻亦不
頻騎惟作憂也祀鬼臨陣廼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
前眎雞鳴後矚犬蹲膈濶博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菽焉啖之
以薑鹽焉遇暑暍又飲之以薑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
登山踰嶺逐電燄雲鄙螳螂而笑蠖蜒也龍鬣鳧臆肉角蘭筋

黔書

二十八

志倜儻而精權竒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
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箬篋之根飲
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孟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涂試之足
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
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為郵無正九方臯者益
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益多廣
以攬高價者孰謂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
畜其母時饑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渾而使溢厚其
子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於層巖
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旁皇躑
躑奮迅騰蹕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

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旣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螳封之上疊澗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大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况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於睹聞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觸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無此神肖

黔書下

廿九

革器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桐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卮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炮馬韉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玳瑁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焉濶者貴狹者賤焉髻者上皴者次焉以水浸之燔毛剝肉取其澤其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縵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齧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楸鬃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甃之以石礪之石出威清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穉漆成之首則黃益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謏莢是也黃以石黃絳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鏤車鐵

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鍊卉運斤成風崔青蚓邊
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
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采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
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箇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
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
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壘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
牛咬水皆必支木幕版以爲廂而後可障土者鋪錘斲斧鑿之
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亾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

黔書

下

卅

以爲且灰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
後止有狡狴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栝樅焉篋
鼓焉蒼珥焉要亦聽之麗而重者爲砂寶伏土中响响作伏雌
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
晶瑩爲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
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旣淨囊而埤之不卽乾口以吹之其水
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胝虜
命地之啟閉胝虜時砂之楛良胝虜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
仁萬山葵川板廠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啟於吳會合浦有夜還之珠
番洋有醋潑之瑁精鏐美邊林邑螢飛黃鶻青雅錫蘭流遺

西域之首蓓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
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磬而並稱入縣漆以成用
鐘乳質近而形分紫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瓊膏餌
而服之十州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書秘枕函杖藜照誦
稚川勾漏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衛公以之穠羹昌黎因而兆
夢石可點兮連償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之巔遺井尙存過
洞庭之楚鑄鼎猶頌匪恠匪迂宜愛宜重于稽所產不一其
鄉二酉之麓間出湯池之下深藏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
黔疆阡江盤水婺邑銅崖咸可握而可採然忽閉而忽開未
有若開陽之賦者也於是奇贏之徒廢舉之士指煙嵐以爭
趨驅舟車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畫壤列肆追一綫之蚓蛇

黔書

下

三十一

探重泉之幽闕壑高支而忘天脂親賁以覓地悵曉夕之莫
知置死生於非意乍吐微鏗儼獲大貝雜土石以同居寢礦
牀而酣寐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鏡或黯如漆韎韜比
光火齊較色燦矣霞披歛然榴滴是稟離精聿鍾火德細若
輕塵巨等拱璧鼎陸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魘魅豪
客名家連城青易鋪入畚出梯升綆墜附蠹引獾擔局負背
載檢載披且淘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韞藏彼
貿遷而罔市別有沿邨埜老接澗孤筦措斗引竿漉未拾零
足浸溪而蝕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爲之盡赤襟袂爲之頓
頰苟錙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廼作竈興鑪置碾施杵
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學團璣之走盤任點易

而滴露更呼爲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硃噫噓嘻此一物也旣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視爲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爲苦此一方民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旣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謠幾下捕蛇之淚

硃硯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入之間以穉糝布陳乘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以釜差殺之椽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煨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混

黔書

三十二

漾燿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旣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甕亦鹽泥固之而後煨炷薊可成汞登於甕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歛之以椒聚集如故啟釜甕者必含蓋或蘸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忌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在御頑鑛皆可成金

雄黃

產安籠之這興適於罅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次之皎者爲上黯次之卮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媿之媿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薯蕷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請張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醜惡而除毒也虺蝥見之則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簡勁如古菱疏陸離之光黃精長色

蒟醬

蜀都賦曰蒟蒻茱萸矣都賦曰東風浮留所謂布綠葉之萋萋

黔書

下

三十三

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曳曳以猗猗是也蒟花如流藤葉如葦撥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陽虛陰殷膚白皮烏其味辛香近於桄榔之麴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裏蕒亦蕒也又爲九裏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購於流斷破之長寸許與石貴灰並咀口中未如血又瀝其油醞爲醬故曰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攷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也

丁煒曰蒟蒻與檳榔合食調燥濕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不知漢武當曰何慕於是而爲特開西南戶人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歎或曰蒟醬卽雞縱醬也梁武帝曰惟一食食止蒟菜蜀獻蒟蒻噉覺美曰與肉何異

妨陳禁之姑附之以此恭攷

叩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君之風梢雨籜青青倚猗輒為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叩竹以其名攷之自產於蜀之臨叩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為羅漢竹蠲腹蛇跗鶴膝龍鍾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况太白余於叩竹亦云斷以為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為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煒曰叩竹磔砢之節一經寫照便爾博神試於日落庭空

黔書

下

三十四

時披誦數迴襟韻瀟灑笑官珉珎之贈

石花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智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意洪荒時皆澤國乎水潮行而為陸廣為烏江縈紆透披入蜀合岷水而為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滄瀨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砦崑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陰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為一片大者永君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

漸黃漸澹倏歸鳥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時危巖斧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者無羽輪駸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藤蘿不施苔蘚不生瑩瑩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之氣蒸鬱所成乎而灑水迤東辰溪瀘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蜡兩岷峭剝亦不大殊而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附詩 灑灑三岔河 轟轟爲岩劃然地勢開 烏川合一派 兩

黔書

下

三十五

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忽滂湃斑斕石上花初發卷如臺望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宵青靄或圓如羽輪或高如感旆經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瀨天女采之去瓣蕊不可再水漲畏蛟鼉觸舟多水怪洎夫大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薛光離離無根蒂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雲林安得夢首夏洞湖一相尋犁烟駕漁艇泛泛斜陽沉馮巨息浪鼓高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霞滿清襟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斟月上沿厓行往聽三漸音

脆蛇

長尺許圍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痛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橫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蝨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也蛇毒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密箭相

或曰卽南海之紫羅橘視佛指而少擘指形悉具屈而不伸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馨流齒頰爽其于離離可菽盤州以上咸有之蓄之樹以挾歲薦之伴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黔書

三十六

丁煒曰數行可當橘頌煒向嘗有詠袖二語云應訝萍爲實從呼橘作孫移贈箭相有當弋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桑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刁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矢則有絜矢鏃矢增矢弗矢庫矢之不曰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體曰箠其旁曰羽其末曰民拒旁曰又總名之曰箭前進也盛矢器曰医以皮曰箠織作曰箬木曰步又以箭又其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弩與箭之謂也秦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罽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以射弩軍武鄉侯損益連弩作元戎舒一發十矢以拒魏兵季陵子會俱發皆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

有藥矢也耿恭守金鏞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肉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狝家謂之補籠藥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雞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勦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歛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始可生勦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勦則藥不驗灣勦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

丁煒曰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凜若秋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勦之說聊亦以遏其流耳

黔書

下

三十七

蘆笙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貴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賁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鵝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輪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事杳矣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蘆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

徑尺衡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漢每至看場既圓歡情欲涑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響銅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清羅袖拂響合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嫺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眎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戾截竹于喁亦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義之歌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入鞞鞞之科傳此盛事也

葢草

藜草卽燧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刺螫人

黔書下

三十八

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蝎蝮殆不爲過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治軍以韓侂胄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加益部方物志於燧草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術必至衡決藜草以沃而奏功害人者能養人矣

凱里鉛

鉛青金禹貢鉛松惟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塊葉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季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并始皇又見子史記若夫童永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奈所不語也惟今日以燻蠱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躡其塹勘其脯捶其塹而後影見焉或邛以升或俛以縋僂僂焉首與膝並也遽除焉足與尻張也又頤上之崩也木反撐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春之連機之碓淘之麥冲之河炙之栗林之炭鎔之洪治之蠹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

黔書

三十五

囊荷葉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煒曰蠱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采鉛之法與采砂類文獨另出機杼要極古峭如米老稚中惟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鬼其石之固匠氏持梟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萇楚今之羊桃升蔓似藤个人以爲汲灌爾雅云長楚鈹芑羊桃也鄭箋云萇楚藤生子赤一名鼠矢又云鈹芑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靡而柔順不念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萇楚今羊桃白茱子如小

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蔓耳而未及其纍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石也夫石堅確而崎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交宐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旣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祿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菱之名牛蘄蕘之名牛溲蔞之名牛棘蕘之名牛殖義雖無取而其稱則恠矣故箋之

丁煒曰辨一羊桃瞭而本草箋疏方言襍說無不備考真陶貞白所云一事不知引爲已恥也

雞墀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蠃奪所生之下多白蠃氣所蒸

黔書

四十

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各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墀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但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蹲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兩湯之愆若爲羨耗以之克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漬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滇埤雅引莊子雞茵不知晦朔集韻墀土菌也鳥飛而歛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真必有僞如鉤吻之類黃精虻蜚之類螳螂蛄食必至傷人黔滇雞墀之美久爲中州膾炙篇中特著赤白之辨爲食經烟鑿學者何可讀爾雅不熟也

刺梨

莖生夏葩秋實榦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茶蘼實如安石榴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瀆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辨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萼絲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豈亦畫疆之雉過淮之橘耶又普定烏撒黎不下建陽宣城亦有黎膏佳者不下河間

蓮

黔中蓮少庚午臬司曹君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蒂一枝予亟往觀之踰三月曹君寂矣

紅梅丹桂

黔書

下

四十一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與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鱒味不佳蝦蟳俱渺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曰捕魚數十以能捕鱉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見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狝猪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狝猪以火器斃之昇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關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為虎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鞅鞅而去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石

黔多洞壑洞中多垂乳石里人斷之昇入城為石筍太湖英石

黔書

四十二

不讓也普定石似五琢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靺鞨大如瑟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為筆牀焉

丁煒曰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含陸璣之闕

斷腸草斷腸烏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葉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黔地多有之署園中百叢也紅鬢內艷頰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厠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熨兒自尋旬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賊

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距似倒掛么
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螻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
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莖葛一名胡蔓一名黃
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入腹爛腸是矣
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
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
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莖葛蔓生葉
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
之間花扁如卮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
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莖葛

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蠡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
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
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
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檉柳迥殊乎無亦草
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宏景諸君子所不
及詳不屑衡歎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才見
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藜
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衡之責者迆迆遇此毒草不知鋤而去
之而反接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丁煒曰薰之不無藪也棟楠松梓不無枳棘也足足般般不
無窮奇構杌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衡者區別主恃然耳

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鉏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本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則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樞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爲力輿之書所不屑載一望頰口禿巔並草木而尠之況花乎而況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至四方入黃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徧被四方上下不宜限

黔書

下

四十四

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靳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仁人之言藹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恠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疑爲妖且恠歟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菑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菑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版曰一曰鞞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

丁煒曰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斬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膚痒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廬是也以紫薇之枝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皺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申臯盟先生贈人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二株大可十圍高出鳴表離奇

黔書下

輪囷傑榦喬鼓數百季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於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輾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日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諂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况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官况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擠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見庶幾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鳴表足爲臺署奇賞

故興致不減微之延矚之餘遂有清篇

蠱毒

從蟲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幹之其爲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廣則有之苗狎欲致富者多畜蚘虺蜈蟻諸毒物於罌缶中滿其涎沫於酒食以飼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舍營不苦是其證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蠶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疋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伺隙或伏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季乃發近則俄頃一爲所中覺其有異卽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爲苴曰蘘苴性好陰木不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蘘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爲貴神農經云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卽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禱之嘉草攻之卽此物也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而療之猶有瘳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晉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明或弗至固不獨爲三者百濮致備也宦賈已方曷亟錄而珍諸肘後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卽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晚丹陽瀾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舍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瘵瘡久則黃疽

脹腹或逾季或二三季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壘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常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卽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焯曰譬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屺遠害之術備矣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

黔書

下

四十七

草木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莠生三日青葱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土飯

明萬歷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飄劍過之指一隙地曰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穀氣饑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窟廣數畝深可二丈隔歲麥將熟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窟忽滿再掘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間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閱黔志數年前歲大饑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遇旱往往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乃覓視焉自賦若米

糝常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况滯入腹則飽悶多食有窒澁而至亦者大都饑萃之下不暇揀擇畧可克腹卽同甘美要爲旦夕計而已矣其不亦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憊甚矣衛家者流尙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庾而視民饑歿者咎可勝衛哉

竹米

竹花爲草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季便枯竹六十季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褰裳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離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棲非琅玕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頗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目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季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遇乾封之歲鏢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盡稿而竹乃效靈如散籽出粟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起其瘠敢諉其責於篔簹之谷乎

附宋江湖長翁竹米行

竹君亢宗擅楚墟一一脩聳山澤驪

風流秀整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籬之且籩篠筭篔箱籠籩筮滿瓦厥祖羹其雛隨索斯獲掇諸塗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土夫著花結實干林

俱密砌玉粒綴旒珠株纈取雖錙銖彌頃巨畝無間株礎
磨蒸炊勝雕胡隣里乞索水火如坐令輦感興歌呼莖叟好
事能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
就枯摩頊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賜
袖手無策蘇婢孤投七三歎吾慚渠

芝妖

芝名芮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皆
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屋柱者漢元封二年其
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
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三季七月延英殿
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

黔書

下

四十九

嘉應所居柱上生芝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之未聞以為妖也
而杜陽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為善白赤諸色馬牛龜
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為善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年貴陽
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
為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
汁取而飲之此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亾物固有其先
見者祥柔雖雉之類惟德可以勝之良月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屬彼割據將帥類皆橫暴武人
簷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宐哉

螞蟥

元馮士啟者許昌人仕黔為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日已暮

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岍麻色須驚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奮馮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尙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振前驛吏驚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蟻精也馮後官禮部尙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童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氣之雜揉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蟻殆類是歟黔鬼方也曰瘦山焦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植亦稂穉獠狁之倫侏僂猙獍之態斯何必山魃木客椰揄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

黔書下

五十

兩而之士海濱獲長臂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檣杪爲黃熊彭生卽大豕九尾之狐術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世之貝錦作讒人合沙如鬼域者襍揉乖戾之氣政不獨黔之螞蟻然矣然旣曰螞蟻復稱螞蚌又主於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煙波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老邨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蟻者不過困蠢水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爲妖馮君不察遇之輒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鵲之大者兩相持而啄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

蟪亦幸免矣哉雖然于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擅博物之名志惟
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燃犀於牛渚爲鬼所嫉退之毆鱷於潮州
其文可誦余述螞蟻一事亦欲學陶羽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
以代郭璞之註僧繇之繪而已矣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載或數百載則虫豸花木之屬皆足
以爲崇大約以歲時旣久蓄毒已深故一發洩焉而觸之者
遂懼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恠有水土之恠至觀齊諧之
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往能勝之昌黎之驅鱷
衡輔之擊蛇凜凜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區
區者何足爲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螞蟻也
者亦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氣鍾之偉
人傑士而顧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若是豈欲
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耳目以鼓舞天下
之爲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下馬一祝雖不若韓孔之
赫赫而彼卽旋避意其人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鬪入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牽馬堂
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秃皮駁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尙可戰
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雖三歲之駒八尺之駉莫
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
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
卻之弗顧矣以之登山而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

語之而輒應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焉箠策所勿用焉不惟此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蹄之創甚也於是延馬醫而療之陳薦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嗚嗚作痛聲療左蹄則子左右蹄則子右前後亦如之如是者三日病旣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又曰昔者天壩之戰也履層崖逐虎狼瘡癘毒而芻糧絕衆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矍鑠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克國之於金城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愛少而惡老嗟嗚馮唐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駟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並可比擬於賢士君子之林而况於通人語乎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

黔書下

五十二

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証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貉隸掌與獸言王喬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云長髯笑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欲取以贈賢云

丁煒曰獸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愈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藥餌以永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爲伯樂哉昔朱忠亮爲四鎮節度不汰毫卒而曰吾於老馬尚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鬪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躡唐蒙

拓疆通衢以來治黔不之名賢曾未聞有與之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田連川交牂牁犍爲邛崃巴渝諸郡縣迢迢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都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劔門灩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葭宏之血烏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楊雄之儔摘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英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良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饒土瘠蠻荒天未其地不靈卽偶有奇瑰侷儻之才生乎其間而耆舊不逮益州載籍誰留四庫况兵燹之餘家貧智短志嚆學疎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爲黔不當

黔書下

若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叩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縉藉深沉如王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以濯磨而騰蹕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羣也難矣雖然黔士亦曾聞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宜無慚於衾影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宣揚 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望也願黔士無以刑吳利菑小邦自囿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則利雄長可矣

附記

黃山谷跋秦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屮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

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益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爲根淵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卷于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僅後五年遇黔人詢及諸書云提學某以瘴亾書盡散失學宮無復存者

丁煒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廢然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爲師張叔盛覽屺豈無人乎